

◎ 增补本

老舍評傳

关纪新◎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述往



◎ 增补本

老舍評傳

关纪新◎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舍评传：增补本 / 关纪新著. —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9. 2

ISBN 978-7-200-14494-9

I. ①老… II. ①关…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66779 号

总策划：安 东 高立志
责任编辑：高立志 秦 裕
责任印制：陈冬梅
装帧设计：白 雪

老舍评传 (增补本)

LAOSHE PINGZHUAN

关纪新 著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总发行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6.5
字 数 50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0-14494-9
定 价 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目 录

第一章 别样惨淡的“人之初”

- | | | |
|-----|----------|-----|
| 第一节 | 生在京城旗族之家 | 003 |
| 第二节 | 幼年失怙 | 013 |
| 第三节 | 生命的教育 | 021 |

第二章 让“光芒渐渐放射出来”

- | | | |
|-----|------------|-----|
| 第一节 | 由“改良私塾”到小学 | 031 |
| 第二节 | 从市立三中到师范学校 | 039 |
| 第三节 | 文化归位和社会归位 | 044 |

第三章 扛起“两个十字架”

- | | | |
|-----|----------------|-----|
| 第一节 | 十九岁的小学校长 | 061 |
| 第二节 | 做了劝学员，又辞了劝学员 | 068 |
| 第三节 | 作为基督徒的舒舍予 | 075 |
| 第四节 | 《小铃儿》：文学创作的起跳板 | 084 |

第四章 旅居欧洲 登上文坛

- | | | |
|-----|-----------|-----|
| 第一节 | 英伦生活 | 093 |
| 第二节 | 从“写着玩”起步 | 102 |
| 第三节 | 周游西方，逗留南洋 | 109 |

第五章 发自异域的笑骂和呼唤

——早期的四部长篇小说

第一节 《老张的哲学》	117
第二节 《赵子曰》	127
第三节 《二马》	137
第四节 《小坡的生日》	149

第六章 山东七年：执教更兼写作

第一节 到济南之前	155
第二节 济南四年	160
第三节 青岛三年	169
第四节 济南三个月	177

第七章 剖视民族的精神痼疾

——创作于济南的长篇小说

第一节 《猫城记》	185
第二节 《离婚》	196
第三节 《牛天赐传》	207

第八章 情殷意笃 妙趣天成

——写作于济南和青岛的散文、 诗歌、杂文

第一节 多向度的创作选题	219
第二节 亲切、幽默的艺术格调	229

第九章 “短打”戏里的世相百态

——写作于济南和青岛的中短篇小说

第一节 “老”民族的精神失落	241
----------------	-----

第二节 向城市“苦人们”身上聚焦	255
------------------	-----

第三节 “后起的文艺，最需要技巧”	268
-------------------	-----

第十章 庶民文学的现代经典

——长篇小说《骆驼祥子》

第一节 个人奋斗“比登天还难”	279
-----------------	-----

第二节 “文化之城”的“走兽”	287
-----------------	-----

第三节 “职业作家”的艺术标识	297
-----------------	-----

第十一章 八方风雨振襟怀

第一节 受命于危难	309
-----------	-----

第二节 擎起“国家至上”的旗帜	319
-----------------	-----

第三节 “文章为命酒为魂”	326
---------------	-----

第十二章 “杀上前去”的文艺

第一节 “旧瓶装新酒”	341
-------------	-----

第二节 话剧：从战时宣传入手	350
----------------	-----

第三节 小说：由《蛻》，到《火葬》	364
-------------------	-----

第十三章 民族屈辱史·文化殷鉴录

——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第一节 双重主题的紧密绞结	377
---------------	-----

第二节 得来不易的艺术巨构	394
---------------	-----

第十四章 在大洋彼岸

第一节 民间的文化使者	409
-------------	-----

第二节 《鼓书艺人》：思想艺术新趋向	421
--------------------	-----

第十五章 活跃的“人民艺术家”

第一节 狂喜之下	435
第二节 文化名人的形象	441
第三节 跳荡起伏的文学业绩	450

第十六章 中国话剧的不世之作——《茶馆》

第一节 撞击人心的历史回眸	469
第二节 光怪陆离的文化大千	478
第三节 独树一帜的艺术样式	489

第十七章 满族文学的瑰丽珍宝——《正红旗下》

第一节 殷殷此情	501
第二节 《正红旗下》的文本价值	513
第三节 由《正红旗下》说开来	524

第十八章 回归尊严 步入永恒

第一节 风满楼头	535
第二节 乾坤血泪共千秋	547
第三节 一代文章千古事	5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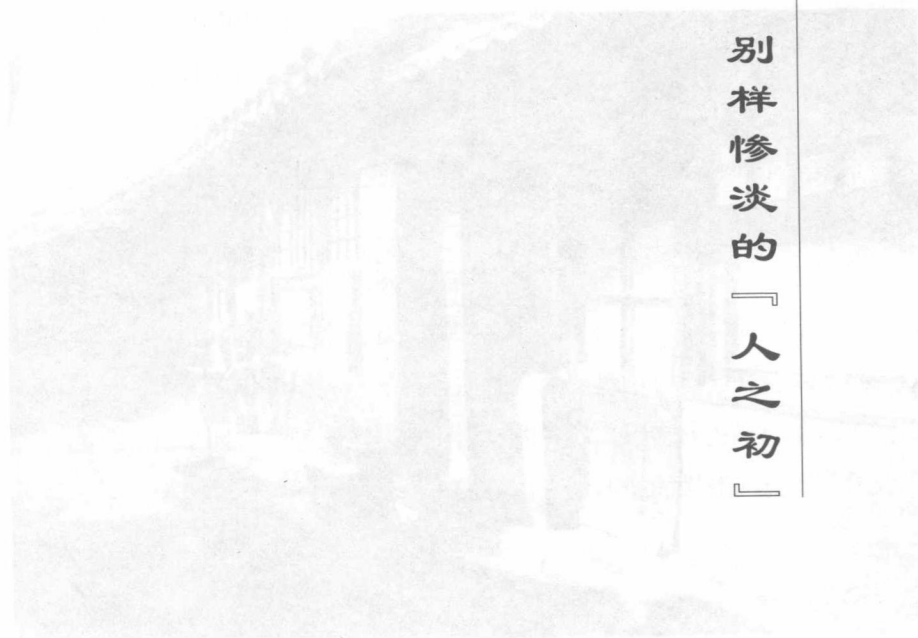
后 记	567
-----	-----

附 录

《老舍评传》学术座谈会综述	569
---------------	-----

第一章

别样惨淡的『人之初』





老舍出生于清末京师西北部小羊圈胡同5号（今新街口南大街小杨家胡同8号）院内北房东间

第一节 生在京城旗族之家

19世纪末叶的中国上空，一股又一股的政治风云，翻滚作势，瞬息万变。国内的，国外的，各式各样的社会力量，捭阖折冲，你方唱罢我登场，委实教人目不暇接。就从戊戌年（即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说起吧：夏季，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汉、满改良派知识分子，在争得了光绪皇上的支持以后，大刀阔斧地推行了一百零三天新政；结果，在一味恋权的皇太后那拉氏的武力干预下，变法维新以流产告终，还搭上了谭嗣同等六位变法人物的性命；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在中国地面上，横行冲撞，胡作非为，变本加厉施行武力侵略扩张与经济文化渗透，又激变起中州地面的空前反抗，众多义和拳民揭竿而起，竖起“扶清灭洋”的大纛，不惜凭借早已落伍了的冷兵器，辅以传统的神勇气概，向各路掌握着洋枪洋炮的强盗，投下了殊死决斗的战书……

时局，殊堪嗟叹。

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一个极为弱小的生命，在京师内城一条极为窄小的胡同里，呱呱落地。

那条小胡同，也的确太窄了，把口处竟不过三四尺宽，行人“一不留神，就迈过去了”；那个小生命，又的确太弱了，险些一降生便夭折。那年月，没有任何外人会去注意小胡同里发生的这件小事，再自然不过。

产妇已然四十一岁，贫困加劳碌的平日生活，使她勉为其难地生下了小儿子，就昏死过去。接生婆和新生儿的小姐姐，手忙脚乱地抢救着产妇，却把刚刚来到世上的赤裸婴儿忘在了一旁。多亏新生儿早已出嫁的大姐此刻及时赶回娘家，一把搂起就要被冻死的小弟弟，把他揣进怀中……

因而得救了的小生命，便是这本书的主人公——老舍。

这位日后享誉中外的文坛巨匠，一生当中经历了无其数的命运劫难。而刚到世上便随即出现的这回，只是个开头。

老舍出生这天，是农历戊戌年的腊月二十三，正好赶上中国民间传统的“小年”。而要折算成公历，则是1899年的2月3日。

小生命降临人世，正是黄昏时分，在“首善之区”的京师九城，惯于循规祈福的众百姓，忙不迭地燃放着火炮，“欢送”那“操劳”了一年的灶王爷上天。灶王爷——各家各户的“名誉户主”——“辛苦”一年，就此总算到了“下班”的钟点儿，然而，新生儿的父亲——这位真正的一家之主，此刻却还在当班呢。他是守卫帝都皇城的一名护军士兵。他所身处的社会群体，大约由其祖上十几代起始，就已经颁行一种制度，其中规定了，他在当值上岗的时刻，即使遇上像妻子分娩这种并不算小的事情，也不能被允许留在自己家里。他必须守候在岗位上，他从来就没有想在家就在家的自由。

一家之主，名字叫永寿。他家姓舒。

他是个旗人。如果换句比较好理解的话说，在当时，他是“大清朝”命里注定的兵。

所谓旗人，在有清一代，是对被编入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这类兵民一体化社会组织中人们的总称。

清政权的奠基君主努尔哈赤、皇太极，在当初志在进取中原的过程中，将本民族——满洲——的几乎全体青壮年男性，都收编进入军队之中，把他们分别划入以八种旗帜为标识的八个方面军。这八个方面军，即以旗帜的色彩与样式来辨别，分别被称为镶黄旗、正黄旗、镶白旗、正白旗、镶红旗、正红旗、镶蓝旗、正蓝旗。后来呢，为了扩充实力，又仿照着满洲八旗的编制办法，建起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三个八旗的军事组织，自建立之后的二百多年间，曾在创立清朝、巩固政权、维护国家统一、保卫人民安定生活等方面，发挥了能动的历史作用。

八旗的设置，是清代一以贯之的根本性政治军事制度。它自始至终地把世代的旗人（特别是满洲旗人），严格地框定在当兵吃粮饷的惟一人生轨道上，禁止旗人们从事任何除去当兵之外的职业，断不许可他们去做工、务农和经商，不允许他们从事一切与职业军人身份不相称的营生。这虽然看上去是有助于国家政治基石的牢靠，也还有效地防止了旗人们与民争利现象的增多，但是，它也造成了即便是创建这种制度的人也始料不及的各种社会难题。尤其是从乾隆年间起，愈演愈烈的“八旗生计”问题，更是令所有清代最高统治者伤透了脑筋：这一时期，随着国内战事渐少，疆场伤亡渐少，旗人“人口大量增加，而兵有定额，饷有定数，既不能无限制地增饷，又不能放松正身旗人参加生产劳动的限制”^①，于是，补不上兵缺的旗籍子弟愈来愈多，不少家庭都出现了成年男子入不了伍因而也享受不到兵饷钱粮的现象。这些无兵缺可补也没有兵饷可挣的人，只好眼睁睁地赋闲，成了所谓“闲散旗人”（满语叫作“苏拉”）。这导致了許多下层旗籍人家的闲散旗人只能终身分吃“正身旗人”（即获得兵丁资格享有兵饷钱粮的旗人）那份收入的窘境，迫使相关家庭日益明显地逼近贫困化；同时也整体上造成了入关之初气势高扬、精锐剽悍的八旗劲旅，因下层成员自身生计频频告危，困守愁城、走投无路之低沉情绪逐渐蔓延，久而久之，便衍生出惰于人生诉求、荒于即时嬉戏等不良习气。

到了清末，由京师满、蒙、汉三个八旗中间贵族、军官、士兵、苏拉、家眷等等所组成的人们共同体，总人数已多达六十万左右，周边的人们也久已习惯以“旗族”来称呼他们。在京城“旗族”人丁日趋繁盛的总态势底下，“八旗生计”的阴影，笼罩着走投无路的穷旗人们，也历经了好多代。永寿的家庭，不知是从哪一辈开始，也走进了这个可哀可叹的圈子里。

“舒家曾经是个大家族，在一次内讧之后，舒永寿这一支分出单过，

^① 《满族简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9页。

而且亲戚之间不再来往。到老舍这一辈，来往走动的只有住在城外的老舍母亲的娘家。”^①按理来讲，传统满洲人十分注重保存和续写家谱，迄今所能见到的东北地区满人家族仍在旧有谱书的基础上普遍加以续写，便是证明。然而，京师城里的满人家族，除爱新觉罗皇族之外，却很少有完整的谱书得见留传。永寿家的家谱，亦从来未被发现。这是什么原因呢？仅仅是因为他家那回家族内讧之后没能带出来，抑或永寿一家历经了太多磨难而遗失了吗？联系到北京地界满族家谱多已不传的情况来看，答案应当不那么简单。

在八旗满洲中，他家隶属于正红旗^②。因为迄今尚没有任何资料证实他们这一家族在清朝定鼎北京之后有过怎样的调动迁徙，所以，只能假定他们是自17世纪中叶满洲群体“从龙入关”后，一直就归属在京师的正红旗麾下。

清朝在顺治元年（1644年）定都北京，曾经有过八旗军旅与市井民人杂居内城的一段短暂过程，大约四五年光景，结果感到彼此多有不便。八旗兵勇性多恃强剽悍，军地双方杂处，难免引出种种摩擦。况且身居闹市之间，将士们也须谨防军纪松弛涣散。尤其让满洲高层担心的，是在民人多于旗人的环境下，民族母语等满洲传统都会受到迅速挤压。于是，他们想出了这么一项措施：令旗、民两方在京师内、外城，分城居住。凡没有旗籍的汉民、

① 舒乙：《老舍的关坎和爱好》，中国建设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页。

② 关于正红旗“正”字的音调，京城老旗人乃至学界当中，一向有读第三声和读第四声的区别。笔者以为，应当以发第三声为正确。努尔哈赤设立八旗军有个过程。起先只有黄、白、蓝、红四个旗，作为队伍标志的旗帜，也分别是清一色的黄、白、蓝、红。后来扩建军队至八个旗，镶黄、镶白、镶蓝、镶红的旗帜，便是以黄、白、蓝、红四种旗帜做基础，分别配上了其他颜色的镶边。这样，对应镶黄、镶白、镶蓝、镶红的叫法，原来的黄、白、蓝、红四种旗帜，便被称为整黄、整白、整蓝、整红。后来，旗人们用汉语虽说继续习惯读作整黄、整白、整蓝、整红，写起来却取了个删繁就简的省事儿办法——写成了正黄、正白、正蓝、正红。删繁就简是入关之后满人对待汉族文化的一个习用招数。例如，他们也把镶黄、镶白、镶蓝、镶红，写成厢黄、厢白、厢蓝、厢红（至今京郊一些地名还保留这种痕迹）。因为有了正黄、正白、正蓝、正红以及厢黄、厢白、厢蓝、厢红的简写处理，有些人望文生义，以为“正”的肯定比“厢”的地位要高（因为“正中”似当居于“两厢”之上）。其实有清一代，镶黄旗始终位列正黄旗之上。皇上都是归属于镶黄旗。

回民以及其他出身的“民人”，一概采取原有房产作价收购方式，令其放弃内城居住，搬迁到正阳门（即前门）—宣武门—广安门—永定门—广渠门—崇文门所圈定之外城生活；而被俗称为“四九城”的内城，只允许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居住与守备。

京师内城，自元代起就建成了三层城垣的形式——最里头一圈儿，是大家熟悉的“紫禁城”，也就是皇家“大内”，相当于现今故宫博物院范围；紫禁城外面，是以南面天安门、东面东安门、西面西安门、北面北安门（地安门）四座城门连接着的用红墙黄瓦高墙圈出来的“皇城”。曾经有过的这圈皇城墙，南起今天的长安街，北到平安大街，东至南北河沿，西达西黄城根一线。明清时代皇城也是一座全封闭的城池，是为拱卫大内而建造。^①在皇城的外圈，才是京师内城的城墙，从南面正中顺时针来数，是正阳、宣武、阜成、西直、德胜、安定、东直、朝阳、崇文共九座城门。这样，皇城的四座城门加上内城的九座城门，也就是老北京人常挂嘴边的代指北京内城的“四九城儿”了。

旗、民分居内、外城，使内城（“四九城儿”）变为八旗的领地。因八旗全民皆兵，局外的民人们甚至把京师内城，就看成了一座“大军营”。八旗分布在内城以里，是严格划分各旗区域的。两黄旗居北，两白旗居东，两蓝旗居南，两红旗居西。^②

清代的旗人分为三个大的群体。留守东北地区的被统称为关外旗人；派往国内各地执行军事任务进而驻防当地的，被统称为驻防旗人；而留在帝

① 20 世纪的前期和中期，北京皇城墙被陆续拆掉，现在已荡然无存。

② 之所以这样安排，有过不同的解释。一说是参照入关前满洲军旅行围狩猎或者出征作战的队形，分设“围底”“围肩”“围翼”“围端”，来安排八个旗的位置。另一说是，以中原古代“五行相克”原则来设计——北方属水，可以土相克，便须用接近土色的两黄旗镇守；东方属木，可以金相克，便须用接近金色的两白旗镇守；南方属火，可以水相克，故当用接近水色的两蓝旗镇守；西方属金，可以火相克，故当用接近火色的两红旗来镇守。这两种说法，到后来慢慢变成持第二种说法者为多了，大约也跟满洲人渐渐修习道家学说有关吧。实际上或许前一种解释更合乎历史事实。

都京师这里的，便是禁旅旗人，也就是京旗部分。京旗军队不仅担负着护卫皇室、镇守社稷中心的功能，并且还是对内对外武装斗争当中强大的预备队。老舍祖上多少代人即隶属禁旅旗人群体。

旗、民分城而居这种畛域严整的格局，到了清中期以后，开始在不经意中稍稍地模糊起来，因为旗人们没法不吃不喝、不去找商贾购买日用品，旗人贵族更不能戒除观览世风、接近优伶、看戏娱乐的瘾，他们皆须随时跟外民族人们打交道，渐渐，原本住在外城的一些民人，胆大的，居然搬进了内城，内城的王公贵族也有破例到外城去辟地设府的了；再往后，受“八旗生计”的胁迫，一部分城里的贫苦旗人，逐步典出了自己的居舍，离开最初的本旗指定居住地，向着附近的——也包括各城门之外的关厢地区——可资容身之所搬迁。即便有了这一系列变化，八旗在内城的基本居住区划，却直到清朝灭亡以前，没有根本性的变更。在京城八旗区划内，始终分别设立着八旗都统衙门，这八个衙门，不但掌管着京城旗人的一切事务，还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驻防旗人一并统辖起来。清初康熙年间，曾颁布过一项“归旗”制度，要求驻防八旗之老病、解退、亡故者，其家口皆令还京；同时又规定，驻防旗人概不许在当地置办产业，即便故去也不得擅自葬在当地。清前期，大小战事接连不断，各地新开辟的八旗驻防地持续增加，而所有派到各地的八旗将士与家属，凡亡于京师以外者只能经过火化，把死者骨灰送回京师来入土“奉安”。建立这种归旗制度后，确实有效地防止了散在各处的驻防旗人生成依恋当地而忘怀京师与社稷的情绪。即便是这一归旗方式到清代中后期因难以坚持而变通为允许将死者安葬在当地，全国各地驻防旗地的八旗将士们，也已经养成了思念京师、珍视八旗精神纽带的精神习性。清代驻防各地的八旗后代，很久以后也都不能忘掉雍正皇上当初说过的那句话：“驻防之地，不过出差之所，京师乃其乡土。”^①这是与清初最高统治者将

① 《世祖宪皇帝实录》，《清实录》第8册，中华书局1985年11月版。

本民族中心由东北地区彻底移到北京地区的整体部署一致的。

清代末年，永寿家住在京师内城西北部的小羊圈胡同。这个胡同，由西四北大街往北走，过了护国寺街口，再往前的东边第一条胡同即是。这里距离西直门，只有三五里地。看来，进关之后，该家族的子孙一直没有离开他们的这片“热土”太远。世居京师二百多年的旗人们，对东北方向上白山黑水“发祥地”，记忆恐怕已经变得模糊了，至多，也不过是在老人们为了满足忆旧情感需要时，才叙叙“当初”，提提祖籍“长白”的传统说法。一代又一代的旗族人氏，将北京认作了自己的家乡，把北京作为家乡来爱戴，“京师即故乡”的观念根深蒂固起来。他们，已然成了北京城里地道的“土著”。

不过，查一查清代京城的八旗区划地图，人们又会多少有点儿意外地发现：小羊圈胡同偏偏已经游离于正红旗的居住区域之外，它属于正黄旗的范围。由此可以想见，永寿，或者是他的前辈，也有过那种某些旗人因故做短距离搬迁的经历。好在，因为正红旗旗兵的职责所在，他家并没有走远，也不可能走远，小羊圈胡同南面的护国寺街以南，以及出了这条胡同西口的西四北大街以西，均为正红旗的地盘。也就是说，从他们家向南、向西，都只经几十米，便会进入正红旗原先的居住地。关切这一居住地的人们，在释去上述那点儿小小意外之后，会随即接触到所感兴趣的另一点，就是：正黄旗，乃是永寿的妻子、老舍的母亲——舒马氏娘家所隶属的那个旗。

对这个坐标点的捕捉和审视，或许可以解析出暗含着的两点意义。

第一点，是象征性的。日后的老舍，从父亲永寿那里继承来的，主要是姓氏与血脉，还有他那为国尽忠的高尚精神，这当然很重要。而老舍从母亲舒马氏那里继承的，却不但有血脉，更包括着他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性情和品质，以及绝不轻易改变的做人方式，这想必更为重要。

第二点，则应当说是可以在老舍毕生的多种成就中不难得到印证的，即他的呼吸、他的经历、他的气质、他的感情……都是从京师正红旗、正黄

旗驻地这里，开始生成、放射与升华的，正是在这里，深扎着他的人生之根、人文之本。老舍作品研究者明确发现：“从分布上看，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地名大多集中于北京的西北角。西北角对老城来说是指阜成门—西四—西安门大街—景山—后门—鼓楼—北城根—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这么个范围，约占老北京的六分之一。城外则应包括阜成门以北，德胜门以西的西北郊外。老舍的故事大部分发生在这里。”^①而这个发现，所全力支持着的，应当是如下的一种思考：这片作家一生写也写不倦的老城西北角，刚好相当于是清末（也即老舍儿时）京师的正红旗驻地和正黄旗驻地。在这片浸润着父精母血的民族“热土”中，萌发出来的文化心理意念，对满族作家老舍的一生，产生了何等深刻的潜在影响！笔者由此不禁联想到，清初八旗制度曾明文规定，“京旗”将士未经许可，不得私自离开本旗范围太远，违者当以逃旗治罪，罚将家眷、财物充公，本人甚至会被发配到边疆苦寒之地去。或许，就是这样一种早年间的制度，一直对清朝解体后若干年才问世的老舍作品，产生了某种潜在的精神制约。

……旗兵永寿，终于站罢了那一班岗。回到小羊圈胡同的家里，这才得知妻子曾昏死多时、新生的小儿子也险些冻死的情形，不过，此刻危机已经过去，母子也已经平安。一家之主的任务，当然是得给新生婴儿取个名字。按照本家族排辈分的用字，这一代男孩子，应当是“庆”字辈，这孩子偏巧就生在了春节临近的当口儿上，就叫他“庆春”好了。

满人在历史上是用满语命名的，各家族也有自己的满语姓氏。从清中期起，沾染着汉族文化风习的京城满人，在渐渐改操汉语疏离母语的同时，也试着为自己用汉文汉字命名。到了清末，满人以汉名出现，颇为普遍，他们甚至还学会了在起名的时候以汉字标示辈分的办法。不过，在日常使用名字时有一样，直到终清之际，满人还是跟汉人有着明确的差别，这就是，他

① 舒乙：《谈老舍著作与北京城》，载《散记老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87页。